

Joseph Conrad 著  
袁家驊 譯

飈風及其它

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編譯委員會編輯  
商務印書館發行

## 譯者附記

在康拉德底全部作品裏，颶風集底地位似乎特別重要。『颶風』這篇故事，比起『黑水手』來，沒有那麼濃烈的浪漫氣氛和抒情色彩，可是康拉德所特有的諷刺的幽默變得更輕快明朗，他所描寫的劇景也更緊湊活潑。『颶風』是個短篇故事，而『黑水手』是個小說，形式跟體裁多少受有限制，前者自然趕不上後者底豐富，可是單以藝術的完整而論，後者怕還比不上前者。『颶風』故事證明康拉德底藝術已經達到了成熟的程度。（註一）

康拉德底風格在颶風集裏也開始漸漸地起了變化。他所運用的文字比早年更精審更凝鍊，而沒有顯著的浮誇和矯強。尤其是讀『阿媚·福絲特』能感得這種痕跡。（註二）要是把『阿媚·福絲特』、『福克』和『明朝』這三篇，跟不安故事集裏的幾篇，互相比較，細心的讀者往往會發現康拉德底散文雖然始終同樣地濃艷鏗鏘，富於詩意，可是早期的文字有時難免沈重累贅，往後纔漸變得輕鬆靈活了。

有些批評家把康拉德底文章風格比擬海浪底節奏，雄渾壯闊，而浪漫的氛圍補賞了他難免的單調。他底每個故事，每件作品，都「被海水底腥味滲透了，因為他就把那鹹水當過生命底飲料的。」照他自己的告白：「人們靠一種很專門的職業掙麪包，總愛談他們自己的本行，一則因為這在他們生涯裏最富於濃烈生動的興趣，再則因為他們對於旁的問題知道得不多。他們也實在沒有功夫跟旁的問題打交道。」其實，這位海員藝術家對於天

文地理的知識是够淵博的，對於人世的經驗也够深刻的，他替我們創造了一個燦爛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裏各種各色的人物，可愛可憎可悲可喜的男男女女，都有的是。他對於海洋生涯以外的一切也並沒露過外行的寒倉，他三句不離本行倒也從不乏味。

假使要從康拉德底全部作品裏挑選最精華的一二篇，能以代表他二十年海洋生涯的結晶，依我看，只有『黑水手』同『颶風』最爲合格。這兩篇題材相似，性質相近。康拉德自己也說過，如果可以按題目分類的話，『黑水手』和『颶風』不妨說都是專寫暴風雨之作。（註三）當然，這兩個暴風雨不是一個模型裏刻畫出來的，而刻畫的技巧也不一樣。『黑水手』裏的風暴好像一幅潑墨山水，沈鬱、暗淡、迂緩，線條有些模糊，籠罩着一股悲劇的意味；而『颶風』裏的風暴儼似一個雕刻，鮮明、彩烈、迅疾，線條異常清晰，帶有輕快的喜劇的精神。這個差異底主要原因大概是娜仙瑟使號上始終盤據着死神底陰影；南山輪上卻有一隻粉色蝴蝶飛舞在望臺，海圖室，機器間，過道，中艙……飛舞在整個的空間，彷彿天鵝絨似的黑暗裏到處綴着一星星明晃晃的光亮。那顛簸震盪的小小星球，無論是娜仙瑟使號或是南山號，被一個莊嚴神聖的巨人阿列斯篤船長或馬克惠船長主宰着，我們雖聽得整個宇宙底騷擾，一切星球運轉時激狂的樂音，可是無限的和諧始終沒有零亂或中斷，因爲這和諧是永遠不會零亂或中斷的，儘管它變化無常，有時舒徐，有時急迫。海洋自身就彷彿是一篇史詩底背景，而海員們——自船長以至每個平凡的水手，都是史詩裏的英雄。

有些批評家把康翁底幾個傑作——『黑水手』，『颶風』，『吉姆爺』，和『瑞斯曲若謨』跟史詩比擬。祇

就「雄偉」說，這比擬自然是不錯的。可是荷馬和密爾敦底史詩裏缺乏那種帶有諷刺意味的幽默，所以我們還不如把這幾部傑作比擬莎士比亞底悲劇，倒似乎更親切些。諷刺幽默是近代小品文底特色。在康拉德底小說裏，抒情寫意和暗示哲理的部分往往就是小品文式的散文詩，而在創作性格和零圍的時候，纔真正顯得雄偉莊嚴。

康拉德刻畫人物底性格，也同雕塑最接近。他底筆致似乎比刀刻還有力，人物底生命能在稀疏的字裏行間搏動跳躍。他極端地忠於主觀的感覺，卻並沒有扭曲客觀的真實。照 E. M. Forster 底說法，我們很難把他底人物歸入圓渾的 (round) 一類——悲劇裏的腳色，或扁平的 (flat) 一類——喜劇意味的典型。阿里斯篤船長，馬克惠船長，吉姆爺，福克，楊珂，顧拉爾，海格伯父子，都可以說是些感情的象徵，孤立的靈魂，同時又畢真畢肖，有血有肉。至於女性，往往不如男性重要，可是就拿目前的「阿媚·福絲特」，「福克」和「明朝」三篇爲例，女性底地位也並不次於男性。這三個故事裏的女性很足以代表康拉德。Symons 說過，康拉德底女性大多是些無名的影子。可是影子底形成不能不有實體。一九〇三年 George Gissing 給康拉德寫信道：

「可驚奇的是你那啞吧似的或近於啞吧似的婦女。你到底憑藉了什麼本領，叫她們底靈魂能從沈默裏說話呢？不但如此，整個世界底靈魂彷彿都在替她們說話哪——說話的聲音似乎就是那使全世界變作一座鳴鐘的，海底聲音。」（註四）

阿媚·福絲特，海爾芒底姪女，白西·卡維爾，都是帶有象徵意味的性格。在她們，尤其是海爾芒底姪女，沈默似乎比人類的語言更能表示靈魂底深處，更能給旁人深刻的感印。旁人好像要凝神傾聽她們那神祕的沈默，爲

她們驚訝顫震！沈默是她們唯一悽婉熱烈而崇高的語言！

要說明這些象徵感情的性格，我們不妨拿『明朝』作例。船長海格伯和造船匠卡維爾，都是鰥居的家庭暴君，一個被永遠的希望迷了心，「昧於真實性和蓋然率」，一個瞎了眼，「昧於世界底光明與美色」，所以時間和空間對於他們似乎並不存在。哈瑞·海格伯同白西·卡維爾也形成了強烈的對照，哈瑞受不了他父親底慘酷的疼愛，浪跡天涯，從不擔心明天的墳墓，白西則安於那地獄魔王底虐待，替瘋瘋癲癲的海格伯船長逗趣，在昏暗裏發現了曇花一現的美夢之後，依然墜入無限的恐怖。生命只是嘲弄他們，人只是命運底玩具。這是一齣傳奇的戲劇（Melodrama），浪漫而又悲哀。

康拉德寫完『明朝』（一九〇一），過了三年光景把這個故事編作劇本（一九〇四），題名『再過一天』，這在他可算是新鮮的嘗試。『明朝』底中心人物是海格伯船長，而『再過一天』底中心人物變作了白西·卡維爾姑娘。『再過一天』在康拉德底三個戲劇裏似乎是最好的一個，但是我們覺得他這個嘗試並沒有多大的成功。他底小說雖然充滿着動作，可是並沒有嚴密的結構（也許『瑙斯曲若謨』要除外），並且他太富於浪漫的夢想家底氣質，他有太多的回憶、詩情和哲學，所以他不跟寫小說似的適於寫戲劇。他曾批評 Galworthy 以爲 Galworthy 寫小說只是感情底自然流瀉，出於本能，往往不加條理。（註五）這話倘使應於他自己，我覺得還更確切些。Galworthy 底戲劇跟他底小說是同樣地成功的。在康拉德，抒情和繪畫的特長卻壓倒了戲劇的傾向。可是要追問小說家康拉德爲什麼不能夠成功一個戲劇家，就跟追問他爲什麼能寫得這樣好的英文，或者他

爲什麼不用法文或波蘭文寫作，同樣是不易解答的疑案。一個天才底特點和限制，我們只能看見它結果底所在，卻很難確定它原因底所在。

倫敦鄧特公司 (J. M. Dent & Son's LTD.) 出版的康翁全集 (The Uniform Edition) 黑水手跟蹤風集原是印成一本的，所以我譯完黑水手之後，接着就譯颶風集，去年初冬脫了稿。這次所費的時間比較經濟些，主要原因是晉華幫了我許多忙，她替我校閱，替我騰寫，使我底工作減輕不少。尤其是附錄裏的那個獨幕劇『再過一天』，因爲想譯成比較自然點兒的北平話，得到她底幫助更多。但是這幾篇譯文裏，我知道仍有許多生硬的地方，這當然得歸我自己負責。倘有晦澀的地方，有的也許是我了解得不徹底，或譯筆的不條暢，有的也許是康拉德底本來面目。只要晦澀並非不可解，晦澀未嘗不是一種風格底特點——說是缺點當然也可以。一種文字自有它底特性，自有它暗示的能量。

至於註釋，照例還是有的，但詳略未必能恰好。依我底私見，讀一個現代的散文作家，這些註釋似乎並非必要。所以我所加的註釋只注重典實和知識。嚴格地說，只是註而未釋。再說，這些註釋對於讀者不見得就有幫助，有時反引起障礙也說不定，所以我希望讀者非必要時最好是不去理會它。記得 Samuel Johnson 在莎士比亞全集序裏說過：可悲嘆的是，這樣的一個作家還需要詮釋，他底文字會變得陳舊，他底情感會變得晦澀。他承認註釋有時需要，但是這個需要會有害處。至少，我得承認，一個譯者底詮釋不見得就能比讀者底了解高明。

人總喜歡多事，我這個蛇足還是別再往長裏畫了罷。

一九三六年八月。

## 作者序言

這本集子底主要特點就在裏面所含有的些故事不但屬於同一時期，而且書裏編排的次序也都依照寫作底先後。(註一)

這時期是在我同白勒克烏雜誌 (註二) 發生關係以後。我剛寫完『山窮水盡』 (註三) 正想找個題目，寫起來能比『青春』集 (註四) 裏的故事形式更短，於是一條海輪底事件來到我回憶裏——那條海輪載滿苦力從新加坡回到中國北部某海港去。許多年前，我在東方聽得人家談起，那事件還是纔發生不久。這在我們只算是許多這類聊天題目中間的一個罷了。人們靠一種很專門的職業掙麪包，總愛談他們自己的本行，一則因為這在他們生涯裏最富於濃烈生動的興趣，再則因為他們對於旁的問題知道得不多。他們也實在沒有工夫跟旁的問題打交涉。生活在我們，儼然像個工頭，往往不止是嚴厲，簡直就是苛刻。

我並沒遇見任何親自參與其事的人，我們對於這事所感得的興趣當然不是那惡劣的天氣，而是那異常離奇的糾紛情節，在危急存亡之秋甲板下面的人類給全船生命招惹出來的糾紛情節。據我所聞，故事本身並沒加以鋪張。在我們這夥人裏，誰都不難想像全部事情底真相。故事裏關於金錢的麻煩，也表現着一個人間的問題，被一個單純的心靈解決了——那心靈太單純了，除掉人們底閒談同它格格不能相容，它永不受世間任何事物底

攪擾。

汪洋大海上發生過這樣的事情，單單這個逸聞，單單這個敘述我不妨說，一起手就顯得是個足供我沈思默想的題目了。可是這畢竟是談天說海裏面的一片斷而已。我覺得，要揭發他較深的，在我頗顯然的涵義，總還需要添些旁的東西；添一個主動力把所有那些狂暴的喧擾化為和諧，再添一個觀點把那水天的大動亂納入適當的地位。

所需要的那東西，不消說，就是馬克惠船長。我頭一眼看見他，我就覺得他是這個境地裏最合適的人物了。並不是說我曾經見過馬克惠底肉身，或者曾經接近過他實在的心智和他無畏的氣質。馬克惠不是幾個鐘頭，或者幾個禮拜，或者幾個月，就能熟識的朋友。他是二十年生涯底產品。我自己的生涯。他不是憑空擬構得了的。假使馬克惠船長的確從沒在這地球上涉足或呼吸過（這在我自己萬難相信），我仍能向我底讀者們擔保他有的是真憑實據。關於這故事任何旁的方面，我敢於同樣地這麼說，同時我也承認，故事裏所描寫的那回颶風，並不是我親自經歷的颶風。

『颶風』故事初出現時，有些批評家把它當作一篇竭意經營的暴風雨之作。還有些批評家特別提出馬克惠來，發現他裏面含有確定的象徵意味。其實二者都非我注意着力的所在。颶風和馬克惠船長自然而然的出現在我眼前，因為二者都是一種深刻信心所必不可少的要素，我就是懷着那個信心去應付這故事底题目的。（註

五）這是他們底機會。這也是我底機會；至於我在這裏寫百餘頁裏利用這機會造成了些什麼，倒不必徒費筆墨



去解說，因為那百餘頁就在這本集子底封面裏頭，儘可以替它們自己去辯護。

以上是過後的反省。假使這反省早些來到我腦際，這篇『作者序言』底存在也許會給取消了；因為的確，這本集子裏哪篇故事都用得上這番話的。這些故事都不能說是絕對地從經驗裏產生的故事。經驗在故事裏只是繪畫的畫布。每個故事都不止含有一個意向。對於每篇故事，該問的是，作者利用他底機會造成了些什麼；而每篇故事自己就會答覆這問題，至於答覆時所用的字句，都是竭誠不苟地尊重我自己的感覺底真實性纔寫下的（註六）——我這麼說也許不是過分莊嚴罷。這些故事裏無論哪一篇，要是多少有點意義，必得由它自己向後來每個讀者底良心替它自己辯解。

『福克』——這本集子裏的第二個故事——因它底題目有幾點很特別，至少使一個批評家纖細的敏感受了傷犯。可是『福克』底題目到底是什麼呢？這連我自己都不大清楚。只好讓讀這篇故事的人自己去找了。我寫『福克』時並無吓唬任何人的意思。跟我在大部分的作品裏一樣，我所着重的不是那些事件，而是事件對於故事裏的人們所發生的影響。可是我無論寫什麼，總永遠有個不變的意向，那就是要擒獲讀者底注意，使他對於當前的事情，不管是怎麼回事，反正在眼前的世界範圍以內，是在人間的感情領域以內——使他對於這回事情，興趣不至鬆懈，同情不至消失。

照我底經驗，有些爽直的性格，含有純出自然的殘酷，又帶幾分纖細的道德的敏感；照我這樣的經驗，我可以很安全地說，福克是絕對真實的。福克服從「自己保存」這定律，毫不疑心他底權利，可是那殘酷地被保存下的

生命，到了進退維谷的時際，他就老老實實地毫不閃避那個真理了。因為照故事裏所描寫的福克，多少有幾分敏感，叫一個異常的經驗給他留下永遠的影響了，所以我不得不把那經驗活楞楞地顯示在讀者面前；可是這並不是故事底題目。假使我們純以事實為依據，那麼題目就是福克想要結婚的企圖；在這個企圖裏，故事敘述者發現他自己同它殘酷的和纖敏的兩方面，意外地糾纏不清了。

『福克』跟我另一篇故事——『不安故事集』裏的『歸來』（註七）——享有同一的特殊命運，就是從未在期刊上發表過。我想，原稿呈示於某雜誌底編輯，他憤慨不屑地拒絕了，唯一的理由是『那女子從沒有說過一句話。』這倒是千真萬確的。從起頭到結尾，海爾芒底姪女在故事裏未發一言，這並非因為她是啞吧，卻由於很簡單的理由，就是她每回出現在故事敘述者底眼前，她不是沒有機會，便是感動過深，所以就說不出話來了。那位編輯明明是讀過這篇故事的，也許他自己看得到這點。可是他似乎並沒看到，我也懶得向他指示這個不可能的所在，因為他既未敢說『那女子』並沒活着，我對於他底憤慨不屑倒也滿不介意。

其餘的故事都曾在期刊上發表過。『颶風』載在沛爾茂爾雜誌（註八）很早的幾期，當時正由逝世不久的郝克先生（註九）主持，也就在這一回，我初次看見我底意境被一個藝術家用另一種媒介體表現了。毛里斯·格雷芬哈根先生（註一〇）在他底圖畫裏很能運用他自己高超的想像力量，同時對於作者底靈感還保持着絕對的忠實。『阿媚·福絲特』刊在倫敦圖畫新聞（註一一）上，附有一幅精美的素描，畫着阿媚出門那天，戴了頂插着根大羽毛的帽子，回到她自己家裏，給孩子們分發點心。『明朝』最初也是在沛爾茂爾雜誌上發表的。（註一二）關於

這篇故事，我祇想說，好些人覺得它很合於舞臺表演的條件，因此我用『再過一天』底題名把它改編了劇本；到如今，這還是我在這方面唯一的嘗試。我還可以說，這四篇故事編印成書，每篇都曾經過挑選，多方面地根據了些批評家底意見，算是『出類拔萃的幾個』；這些批評家重新評閱這本集子時，帶有熱切的欣賞與瞭解，帶有同情的洞見和好感的表示，更使我感激不盡了。

J. C.  
一九一九。

# 目次

譯者附記

作者序言

颯風

第一章.....一

第二章.....一六

第三章.....三五

第四章.....四六

第五章.....六八

第六章.....八六

阿媚・福絲特.....九九

福克：一個回憶.....一三三

明朝.....二二一

註釋	.....	二五七
附錄一	再過一天(獨幕劇)	二八一
附錄二	康拉德全集分類目錄	三二七
附錄三	康拉德評傳書目	三二〇

## 第一章

南山輪底船長馬克惠（註一）生得那副相貌，簡直就是他內心底副本，表裏完全一致；並不顯露堅毅或呆鈍底特點；什麼顯明的特點都沒有；只是平平淡淡，不起感應，不動聲色。

倘使說他底外貌偶爾有所暗示，那除非就是羞澀，因為他坐在海岸公事房裏，矚焦的臉上隱約浮露微笑，眼臉卻向下低垂。當他擡起眼臉時，只見他底目光並無旁視，眼色是碧藍的。他底頭髮是淡金色，異常纖美，從左鬢到右鬢環抱着他頭顱底圓頂，彷彿是絲絨做的夾絆。他臉上的鬚毛卻不然，紅紅的閃着火焰般的光芒，宛若叢生的銅絲，齊着脣邊剪得很短；同時，儘管他修剃得怎麼光，他只消動一動他底腦袋，金屬性的赤光便掃過他兩頰底表面了。他還趕不上中等的身材，肩膀微圓，肢體極壯，以至他底衣服對於他底雙臂雙腿，往往顯得太緊了點。他彷彿辨不清地帶底寒暖差別，他戴的是低頂寬邊的棕色氈帽，穿的是全套淺褐色衣服，和笨重的黑皮鞋。這些上岸穿戴的服飾使他粗壯的身體帶有呆鈍古怪而又修整漂亮的神氣。一條細瘦的錶鏈繫結在他腰際背心前面；他每回離船上岸，他那毛森森的雄壯的拳頭總握了柄精緻的傘，質料講究極了，往往是展開的。年青的大副朱可士隨伴着船長走到舷門（註二）跟前，有時極和悅地輕聲提議道：『讓我拿吧，先生。』——於是恭恭敬敬地親自拿過傘來，舉起金屬包頭，搖搖摺摺，輕巧敏捷地疊好，重新遞還；這番動作從頭演到尾帶了莊嚴隆重的臉色，惹得機師

長蘇羅門·陸特君正坐在天窗上吸他早晨的雪茄煙的，不禁掉轉頭去躲開了茫然的一笑。「噢！這把要命的傘……謝謝您哪，朱可士，謝謝您！」馬克惠船長很誠懇地唧噥道，並不會擡頭望一眼。

想像力不多也不少，剛夠他一天又一天地過活下去，他這樣保持了和平自矜的心境；唯其如此，他也毫無自負的虛驕。只有想像力比你高的人頂難對付，盛氣凌人，不易承歡；可是馬克惠帶領的無論哪條船，都是和諧與平安所充盈的，一個漂浮的住家。的確，要他徒逞一時的幻想，就像要一位鐘錶匠祇用一個兩磅重的鎚子和一把鉤齒鋸當作全套工具，去拼湊一個精確時計表，（註三）同樣是不可能的。可是將全付精力單單消磨於實際生存的人們，他們乾燥無味的生涯在某方面倒也有幾分神秘意味哩。就拿馬克惠船長為例，他原是背爾發（註四）一個小雜貨商底兒子，事事趁心適意，偏要跑到海上去，倒底受了什麼引誘呢，天底下什麼事能有這麼大的引誘力呢，這可沒法了解了。可是他十五歲時竟幹下了這樁事。你只消仔細思索一番，就會恍悟那隻龐大，強悍，而無形的手，伸入蟻塚般的地球，揪住人們底肩膀，拉攏人們底腦袋，驅使許多不自覺的面孔往不可思議的目標和夢想不到的方向鑽奔。

他父親怎麼也不能原諒他這番不孝順的輕舉妄動。「我們沒有他也能過活的，」他往後常說；「可是還有這項家業呢。他又是個獨子！」他母親自他出走後拋灑了不少眼淚。因為他沒有想到留下個話，家裏人只當他死了，哀悼哭泣，一直過了八個月，他纔從達爾加華諾（註五）寄來第一封信。信很簡短，內有「我們出航一路天氣很好」的話。可是在寫信人底心裏，唯一重要的消息顯然是報告他底船長就在他寫信的那天把他當作普通海員

(註六)正式錄用了。『因為我幹得了這項工作，』他添上註解。母親又流了大量的眼淚，同時『湯姆是個笨驢兒』一語表示了父親底感情。他是個大胖子，生性愛說俏皮話，可是他這點天才一輩子祇用於同他底兒子打交道，略帶幾分憐惜，彷彿是對待一個半癡的呆人。

馬克惠回家省親底機會不消說少得很，這些年來他給父母又寄了些信，將他接二連三的擢昇和他在廣漠地球上的行動向他們報告。這些通信裏能找到這類的詞句：『這兒天氣熱得厲害；』或是『聖誕節那天，下午四點，我們忽然遇見些冰山。』結果老人家倒熟悉了許多船舶底名字和帶領牠們的船長們底名字——蘇格蘭和英格蘭的船戶們底名字——許多海、洋、峽、岬底名字——許多輸出木材、米、棉的商港底外國名字——許多島嶼底名字——年青兒媳底名字。她叫作露西。他自己覺得這名字玲瓏麼，他可沒有想到提一提。隨後老兩口兒死了。馬克惠第一次當船長得到任命的那個大好日子過後不久，循序而來的就是他結婚的大好日子。

所有這些事情，距離這天早晨，已經是許多年以前發生的了；這天早晨他站在南山輪底海圖室（註七）裏面，對着氣壓表，他沒有理由懷疑那表度底低落。按照儀器底精良，節季底變化，和船在地球上的方位，倘細加審察，表度低落自含有凶惡的預兆；可是這漢子底紅臉上並沒透露任何內心的不安。徵兆在他算不得怎麼回事，他不能發見預言底涵義，除非等到這預言完全實現了，被他親眼看見。『不錯，氣壓表降低了，』他想。『準是附近哪兒的天氣起了異常惡劣的變化哩。』



南山號正從南洋駛往福州商埠，下層船艙裏裝了些貨物，搭客有二百個中國苦力，在熱帶各殖民地工作了幾年之後，回他們福建省內地鄉村的老家。早晨天朗氣清，潤滑的海面波瀾起伏，卻無一點閃光，天空只有一塊古怪的白霧，好似日暈。前甲板給中國人擠滿了，淨是些暗黑的衣裳，蒼黃的臉，和豬尾似的髮辮，另外點綴了許多光赤的肩膀，因為風息全無，悶熱得慌。苦力們東倒西歪，談天，抽煙，或者從舷欄（註八）上面向外凝望；有些人打舷邊汲了些水互相潑灑；有幾個睡在艙口蓋板上，同時還有好些六人一組的小團體，蹲在那兒，圍繞着許多裝滿飯碗和小茶杯的大鐵盤；這些天朝人民（註九）每位隨身帶了他全部的家私——一只木箱，跟一把瑯鏘的鎖，騎角上包着銅皮，裏面是他辛勤的積蓄：幾件長袍大褂，幾柱線香，也許還有幾分鴉片，俗習認為貴重的不知名的零星什物，一小堆銀元——在駁煤船上賣力，走賭博場，或者做小生意碰運氣，從地底下挖掘，下礦窰，沿鐵路線，深入獸疫充溢的叢林，壓着沈重的負擔，汗流如雨地掙來的——耐性積聚，留心看守，貪狠地愛護，這纔存下這麼一小堆銀元。

十點鐘光景，臺灣海峽那方面浪濤高漲，橫過航線，並沒十分擾亂這些搭客底心緒，因為南山號船面極寬，船底又平，船腹還有防止顛簸的柁釘（註一〇）走到風浪險惡的海上異常平穩，是大家知道的。朱可士待在岸上每得意忘形地高聲揚言道：『老姑娘才品之高不下於她容貌底標緻呢。』馬克惠船長可從沒想到這樣高聲或這樣措詞奇妙地表示他私心的喜悅。

無疑地，她是一條才品很高的船，而且年紀還算不得老。她是不滿三年以前，暹羅商人薛格父子公司向登巴